

字里行间充满着英勇无畏、视死如归的气概，重现了一位革命先烈波澜壮阔的奋斗史。

上期提要：我们粉碎敌人五次“围剿”的战略战术，就是集中主力于敌人进攻的主要方向建筑堡垒工事，在自己堡垒工事面前，实行短促的突击，以打破敌人的进攻，保卫基本苏区！同时，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，创造新的苏区。

红十军为保卫基本苏区，在五次战役中，打了几十次激烈的血战，其中以横峰莲荷之战，上饶坑口之战，和横峰管[筍]山之战，打得最为英勇！莲荷之战是一夜的血战，红十军攻下了敌的一个排堡，夺获了步枪和机关枪。坑口之战，是一夜的猛攻，屡退屡进；管[筍]山之战，是一日一夜的激战，双方打得血肉横飞！这三战虽没有将敌人击退，但给了敌人重大的打击和威胁。在这三战中，我军伤亡近八百人，如此，可见红十军的英勇作战不怕牺牲的精神。敌人的伤亡总在千数百人。

红军本长于运动战，很少打过堡垒战的。但从五次战争起，不但我十军能打堡垒战，而且各县独立营、团甚至游击队也都能学会打堡垒战了。赤色堡垒，我们都是用很少数的枪固守的，有的赤堡只有三支枪。主力红军是拿来做突击部队。这些守备队，在为“苏维埃政权流最后的一滴血，以血与肉保卫基本苏区”的口号之下，都很坚决顽强地固守自己的阵地，直到阵地不能再固守时，他们往往与自己的阵地同殉。

在此，我要特地提出几个模范的赤堡守备队英勇作战的事迹来，以表示我对他们的纪念和敬意！

莲荷赤堡的守备队，可以说是很坚决的。敌人的碉堡，离开它只有二百米，敌人自第一次进攻这赤堡遭受了严重打击后，不敢再攻，天天只开炮对准赤堡打，每天总要打三四十炮，赤堡被炮弹穿成大洞，外墙工事被打破，守备队毫不动摇，就是有被炮弹炸伤的，也躺着不呻吟一声，为的是怕动摇别个守兵的决心！如此支持了一个多月，敌人的飞机，也飞来三次向赤堡抛了几十个炸弹未命中。后因敌人在赤堡的后方建堡，断绝了接济，才用绳退下堡来。

上饶老鸦尖的赤堡，敌人向它放了一千余炮，赤堡的上层，被打了一个一丈宽阔的大洞，但守备队仍坚持固守着。有一天，敌人打了二百余炮，一炮穿进赤堡，将堡内的稻草燃烧起来，烧出很大的烟。敌人看到，都拍手大叫：“堡垒打坍了！堡垒打坍了！赶快冲上去！”就有敌人一营向赤堡冲来。我守备队放着他们冲过来，不打枪也不作声，只是将步枪上好子弹瞄准着，将榴弹上好底火，将埋好的地雷的绳子捏住在手里，等到敌人冲到工事边，动手破坏鹿砦时，于是步枪、榴弹、地雷都一齐打起来，打得烟雾弥天！未一刻钟，这一营敌人的大部分都横尸堡前，其余都受伤，未伤的只有几十个人，大家搀扶着退走了。晚间，我守备队出堡，拾到好些枪和子弹。上饶党和苏维埃的工作同志也真是勇敢，当晚就带了一百多群众，每人驮一块五六十斤重的石头，爬上一千五百米高的老鸦尖堡垒上去，将打破了的堡垒又填补起来。第二天敌人又打了二百余炮，我守备队却召集党的会议，检阅昨日的战斗，并互相鼓励要坚持到底！第三天第四天敌人都放了同数的炮，堡垒打破了，晚间又去补上。

第五天，敌人以十生的五野炮一门，七生的五钢炮二门，重迫击炮二门，连珠地向赤堡打来，打了二百余炮时，赤堡的上层倒塌下来，周围的鹿砦、木城、外墙和壕坑统统被炮弹轰平。于是敌人以五营兵力，由四面冲上来，机关枪响得像炒油麻一样，掩护他

们冲锋。我守备队既无掩体抵抗，只好躲入赤堡的下层，但下层没有开枪眼，不能还击，只贮了黑硝三百余斤及大小地雷二百余个。等敌人围拢了赤堡，我守备队知无生望，犹不忘杀敌，乃投火硝中，轰然一声，赤堡像天崩地裂一般的开炸了，敌人炸死不少，我二十余名英勇的守备队员，也全部炸得无影无踪了！我一起起他们如此壮烈的牺牲，总忍不住要滚出眼泪来！

总计敌人攻我这个赤堡，打了一千余炮。我十五支枪的守备队，竟坚持抵抗了五天，最后以身殉堡，比较日本帝国主义进攻济南城和沈阳城，还没有打几十炮，而十几万大军，即无抵抗地溃窜，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无愧的了。

再还要说到横峰青山殿的阵地，我守备队也只有十五支枪。敌人以五营兵来攻，在三天之内，也打了五百余炮，将我阵地上的工事都轰平了。敌人六次冲锋都被我守备队消灭没有击退，第七次终被冲上来了，这时我守备队的子弹和榴弹都打完了。我守备队长被敌炮轰坍石门压死时，左右两手还各捏住一个装好底火的榴弹。

此外，贵溪、怀玉、乐平、德兴各县赤堡的守备队，都做出光荣的战绩，此地不能详述。

同志们！请你们接受我热烈的革命敬礼！我是至死都不忘记你们呵！

为打破敌人五次“围剿”，上万的工农群众，被动员上火线了。他们组织起工农游击队，他们没有击枪，只有以地雷为杀敌的主要武器。在党的领导督促之下，地雷杀敌，发扬了极大的威力，每天要打死打伤敌人两三百，打得敌人只躲在乌龟壳内，不敢出外一步。我想，假使我们与帝国主义开战，我们有了新式的地雷，全国工农群众都发动起来埋地雷杀敌，定可以打得帝国主义军队无办法。

这里，我要说到我们兵工厂的工友了！他们无产阶级的积极性创造性，真是令人敬佩！在五次战役中，他们加紧地工作，子弹比从前多造出百分之三百，榴弹多造出百分之五百，迫击炮弹改良了，而且多造出百分之四百。他们用少的可怜的机器(只有一架车床)，居然造出了花机关和轻机关枪，更居然造出了好几门小钢炮来。当他们第一次试炮，听到轰然一声，炮弹平射出去，弹落处打进土内三尺多深的时候，他们乐得像发狂一般地吼跳起来！自后，他们的铁锤，打得更着力更响了，火炉正日夜地红燃着，车床正日夜地在转动，他们的热忱、努力和创造性，完全表现出革命先锋队的精神和榜样来！如此，我更坚信，中国到了社会主义的建设时，中国的无产阶级必能与苏联的无产阶级比美。

关于五次战争的经济动员，也得到工农群众热烈地响应！他们的确是实行了“节约缩食”的口号。他们原就很少的四分大洋一天的伙食费，还要从中节省出半分一分来帮助战费。在推销粉碎敌人五次“围剿”的决战公债时，大部分工人都自愿地拿出三个月的工资来购买公债票；红军战士，纷纷写信回家，要家里巢谷送钱来买公债票。(红军这次买公债票，买了飞机！)苏区的男女老少，都拿出钱买公债票。乐平有一个妇女买了三百元的公债票。发行十万元决战公债票，结果超过预定额四万元。

游击战争，在党的领导之下开展了，特别是皖赣皖南游击战争的胜利，创造了游击区域，现已成为新的苏区。中央的意见，认为在五次战役中，赣东北的游击战争，是可作为模范的。

我们——党、团、苏维埃、红军以及全苏区的工农群众，在五次战争中，虽然尽了最大的努力，虽然给了敌人重大的打击，打死打伤敌人在五万人以上，但终没有将敌人打退，敌人步步筑垒前进，终于迫近了我们扎机关的葛源。

因为根据地范围的日渐缩小，苏区壮丁的减少，经济和财政的困难，更因中央野战军出动的影响，主力红十军乃决定离开赣东北苏区，开去皖南行动，在皖南创造一块新的苏区出来。

完

上期提要：茶过三泡，聊完了对冲基金，骂完了中国足球和中国电影，那位广播电视台美女主播的八卦又添了一些新内容，各位爷微微有些陶醉了。按照古时候的套路，这个当口应该吟诗、画画，支起古琴弹几曲老调。

所以，至少在魔都上海，近年来各种茶馆如雨后春笋一般开出不少，人均消费三五百，比吃一餐饭还贵。倒是常常客满，订位并不容易。走进这样的茶馆，客人不用操心，茶单上列出几十个品种，连茶食都给你配好了，这个最让土豪省心。

那么好吧，今天我们就来谈谈茶食。

茶食，总是在大家装模作样的时候躲在厨房里闷声不响，在大家出现审美疲劳的时候低头上场。茶食是体贴而温暖的，当人们意欲寻着古人的履齿潇洒一把而举手抬足总觉得不顺的时候，意欲看破红尘逃离现实而又四面碰壁的时候，它似谨小慎微的甜蜜给人们莫大的安慰。

说起茶食，在茶文化积淀深厚的大中国，登堂入室相对较晚。在茶饮礼仪程式初步确定下来的唐代，“唐人煎茶多用盐姜”（明田艺衡《煮泉小品》），也就是说，张口就来一首七律七绝的唐朝人绝对重口味，喝的茶有咸味有辣味。也难怪，那时喝的茶叶是碾碎后打搅起沫的，茶叶与茶汤彼此不分家，加点味也可以理解。到了“生活艺术化”达到一个高峰的宋代，喝茶时还要加姜桂等辛香料。据田艺衡在《煮泉小品》里的记述，那时北方人还会在茶汤里加奶酪，四川等地的南方人呢，则喜欢加菊花、茉莉花、梅花等，这可能就是花茶的初始形态吧。岭南浙江沿海一带的茶客也很讲究，“住往用糖梅，吾越则好用红姜片子，他如莲荷棣仁，无所不可。其后杂用果色，盈杯溢盏，略以瓯茶注之，谓之果子茶，已失点茶之旧矣”（清茹敦和《越言释》）。后来极喜饮茶的文人墨客写文章提意见了，因为这些方法都有一个致命弱点：“虽风韵可赏，亦损茶味。”

所以周作人在《再论吃茶》一文中发了一声感叹：“茶本是树叶子，摘来淹汁喝喝，似乎是颇简单的事，事实却并不然，自吴至南宋将一千年，始由团片而用叶茶，至明代大抵不入姜盐矣，然而点茶下花果，至今不尽改，若又变而为果羹，则几乎将与酪竟爽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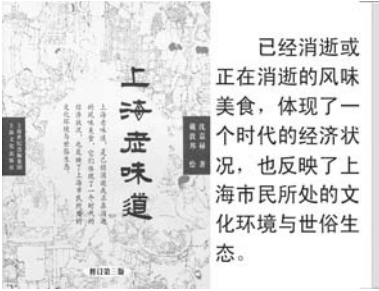
周作人是有考据癖的，在吃的问题上也喜欢钻牛角尖。建国后他受到人民政府宽大处理，闲来无事写点小文章。1950年他在《亦报》上发表《南北的点心》一文，考证了茶食可能出现的时间节点：“大概在明朝中晚期时代，陈眉公、李日华辈，在江浙大有势力，吃的东西也与眉公马桶等一起有了飞跃的发展，成了种种细点，流传下来，到了礼节赠送多从保守，又较节省，这就是旧式饽饽成为喜果的原因了。”

接着他又说：“例如糖类的酥糖、麻片糖、寸金糖，片类的云片糕、椒桃片、松仁片，软糕类的松子糕、枣子糕、蜜仁糕、橘红糕等。此外有缠类，如松仁缠、核桃缠，乃是在干果上包糖，算是上品茶食。”

周作人还认为，明朝自永乐以来，政府虽然设在北京，但文化中心一直还是在江南一带。那里的官绅富豪生活奢侈，茶食一类也就发达起来。就是水点心，在北方作为常食的，也改作得特别精美，成为以赏味为目的的闲食了。

诚如周作人所言，在明清两朝的一些类似《清明上河图》的风俗画里，出现了干净体面的茶食铺子，门口挑起一袭幌子，上面写着“官礼茶食，嘉湖细点”八个大字。北方虽有一本正经的为官场应酬、人情交往所用的茶食出品，但若论精细好味，还得靠“嘉湖细点”把握大局。而且周作人还延伸开去说：“‘嘉湖细点’这四个字，本是招牌和仿单上的口头禅，现在正好借用过来，说明细点的起源。”

而当时大江南北的茶馆也进入一个兴旺时期，茶馆里兼售茶食是题中应有之事。清初有诗人在《虎丘杂咏》中写道：“红竹栏干碧幔垂，官窑茗盞泻天池。便应饱吃蓑衣饼，绝胜西山露白



已经消逝或正在消逝的风味美食，体现了一个时代的经济状况，也反映了上海市民所处的文化环境与世俗生态。

梨。”这就表明茶食已经进入了茶馆的场域。

不过“茶食”二字在典籍里出现还要稍早一些，在《大金国志·婚姻》就载有：“婿纳币，皆先期拜门，亲属偕行，以酒饌往……次进蜜糕，人各一盘，曰茶食。”

我在一些辽金墓穴的壁画里也看到过富丽堂皇的饮茶场景，金银瓷器罗列，纹饰繁复夸张，主客进退如仪。但那个时候北方游牧民族喝的还是与两宋相似的团茶，而且多半是紧压茶，醞醞地煮沸后解腻功能超强，今天我们习惯的散茶冲泡，要进入明以后才由朱元璋倡导后流行开来。

也许散茶冲泡没那么烦琐的程式，为茶食的正式登场创造了条件，所以在明清及至民国，茶食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。特别是在富庶的长江中下游地区，书场、戏院、街头巷尾大树下的三五聚会，一把壶茶居中，四周如果不配几个碟子，似乎很寒酸。

不过许多人至今还搞不清楚茶食与点心的区别。

茶食与点心有什么区别呢？长期来，行业没有定规，就连点心师傅自己也搞不清楚。照我的理解，点心的分量比较大，比如扬州早茶中的三丁包子、素菜包子、野鸭菜包、开花馒头、翡翠烧卖、蟹黄汤包、千层油糕等，每样吃一个就撑死了。走进富春茶社，你看人人捧着一杯茶，但每个客人都是为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的——吃早点。“皮包水”一两个钟头，然后捧着滚圆的大肚皮去澡堂“水包皮”。港式午茶中的核心内容也是看得明白的，千层糕、叉烧包、肠粉、炒牛河、虾饺、云吞面、状元及第粥，都是典型的广式点心、国民小食，干点、湿点、炸点，无论哪一“点”，都是为让客人吃饱而设计的。上海人对四大金刚——大饼油条菜饭豆浆——感情特别深厚，还有菜饭糕、宁波汤团、生煎馒头、小笼包子、糯米烧卖、鲜肉锅贴、葱油开洋拌面、双酿团、条头糕、定胜糕等等，五花八门大家庭，作为点心的存在感和价值感都十分明确，甚至将它们当作一日三餐来果腹，也不会有人以为怪异。

茶食也许是点心的亲戚，但必须强调一个原则：它是吃不饱的。唯有如此，一壶好茶当前，茶汤由浓而淡，主客谈兴甚高，话题由浅而深，在和美美的气氛中，可以品尝四五样精美茶食而不至于引起饱腹感。知堂老人在文章中列举的茶食类别，比如糖类、片类、软糕类以及缠类等，今人不大讲究了，但知味的爱茶人心里有数，招待客人也不至于出洋相。

怎么，奉上茶食饕客还会出洋相？

这个，真是有可能的。以今天我们的喝茶气氛和胃纳情况而论，有些点心和糖果是决计不能当茶食来享用的，比如粽子、八宝饭、糖年糕、青团、生煎馒头、小笼包子、浇头面、煎饺、韭菜合子、鸭头颈、油余排骨、春卷、麻花、馓子、油墩子、豆酥糖、山楂糕、白糖梅子、巧克力、马卡龙、奶油蛋糕……粽子、八宝饭、年糕等一吃就饱，生煎馒头与小笼包子虽然人见人爱，但也容易吃饱，而且较为油腻，这两样还都要蘸醋吃方有味道，而醋就有损于茶味。有损于茶味的自然还有煎饺、韭菜合子等大辣、大酸、大咸或产生辛香味的点心。至于鸭头颈、麻花、馓子、油墩子、春卷和油余排骨，你在茶桌边大快朵颐，旁人可能就要皱眉头了：看看你的吃相，还有那油滋滋的十根手指啊！豆酥糖是一款味道相当不错的传统酥点，但入口时一不小心就会喷了人家一身雪花般的糖霜豆粉。

完